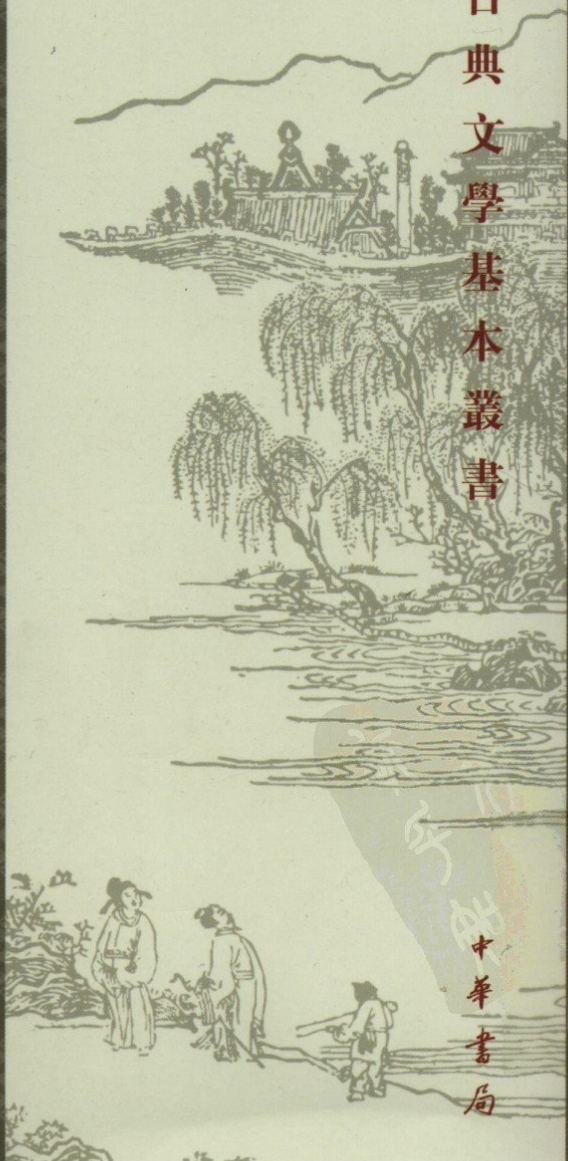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張孝祥詞校箋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張孝祥詞校箋

〔宋〕張孝祥撰  
宛敏灝校箋

中華書局

48

I222.844

3217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孝祥詞校箋/(宋)張孝祥撰;宛敏灝校箋. -北京:  
中華書局,2010.6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7390-4

I. 張… II. ①張…②宛… III. 宋詞-注釋 IV.  
I222.8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74317 號

責任編輯:俞國林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張孝祥詞校箋

[宋]張孝祥 撰

宛敏灝 校箋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印張·2 插頁·22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册 定價:28.00 元

ISBN 978-7-101-07390-4



## 前言

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宋高宗紹興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生於鄞縣（今浙江鄞縣），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卒於蕪湖（今安徽蕪湖市）。在短促的一生中，歷官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並先後六守外郡，顯示其從事政治活動的能力。同時，他對文學創作及書法等多方面也具有卓越才華和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南宋初年詞風轉變中的著名作家之一。

### （一）家世歷陽之東鄙……蓋文昌之後

孝祥所以別號于湖或稱于湖居士，當因遷寓蕪湖關係。按蕪湖漢屬丹陽郡，晉太康二年又分丹陽縣增置于湖縣，故治約在今安徽當塗與蕪湖間。自宋以來，一般已視于湖與蕪湖為古今名。孝祥有自贊說：「于湖，于湖，隻眼細，隻眼粗；細眼觀天地，粗眼看凡夫。」讀此知孝祥固嘗自稱于湖，並非如于湖居士文集（以下簡稱文集）附錄宣城張氏信譜傳（以下簡稱譜傳）所云「學

者稱爲于湖先生」。

原籍和州烏江縣，宋和州治歷陽，烏江爲其屬縣（今安徽和縣有烏江鎮）<sup>(一)</sup>。孝祥代其父祁回張推官書云：「某家世歷陽之東鄙，自先祖始易農爲儒。或云唐末遠祖自若湖徙家，蓋文昌之後。文昌諱籍，見於唐書，烏江人也。」若湖未淤前在和州與烏江間。孝祥稱唐末居其地的先世爲「遠祖」，則自中唐張籍以下的世系殆已不可考，僅知其爲籍之後裔而已<sup>(二)</sup>。

歷陽張氏這一家族在南宋王朝參與政治活動之較著者，有孝祥及其伯父邵，從姪即之，宋史各爲立傳。無傳而見於宰輔表者有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孝伯（即之父）。此外如孝祥父祁叔父（孝伯父）、從弟孝曾、孝忠（並邵子）、子同之等亦皆仕有政績並多以文學著稱<sup>(三)</sup>。

宋高宗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孝祥出生於鄞縣方廣院之僧房<sup>(四)</sup>。母時氏，生孝祥後旋歿，故其設九幽醮薦所生母青詞中有「終身之恨，弗逮於慈容」等語<sup>(五)</sup>。

先是，孝祥大伯父邵於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登上舍第，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官衢州司刑曹事。孝祥有與嚴守朱新仲書云：「建炎俶擾，尚書（指邵）奉大母馮夫人渡江，諸弟悉從。」按建炎三年（一一二九）二月，高宗始聽士民從便避兵（宋史本紀高宗二），同年九月，張邵已假禮部尚書使金，故張氏舉家南遷至浙約在此年。邵使金時，二弟祁皆補官，並添差祁明州觀察推官，奉母以居。和州旋於十一月間一度爲金兀朮所陷。在渡江窮追宋帝途中，次年正月

又攻陷明州。三月，兀朮引兵北歸。此後多年未在和州這一地帶交戰，張祁很可能率領孝祥於紹興十年短期回到故鄉（六）。

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金兵又連陷壽春、廬州，二月趨歷陽。據文集附錄譜傳說：「紹興初年，金人寇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僂橋西。時公（指孝祥）甫數歲。」看來他們父子是這年正月倉卒渡江暫住。到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張邵自金返宋，旋遭母喪，張祁已無長駐鄞縣必要。從此便在蕪湖定居下來。

## （二）好底盡爲君佔卻

文集張孝伯序云：「于湖先生長孝伯五歲，垂髫奉書追隨，未嘗一日相捨。」這說的是同寓縣時事。譜傳謂遷居蕪湖後，張祁「嘗面池築室爲讀書所。池故多蛙，公（指孝祥）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既貴，即以禁蛙名其池」，此當係無稽之談。至年十八時，居建康，從鄉先生蔡清宇爲學（文集汪文舉墓誌銘）。

宋史張孝祥傳稱孝祥「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文集孝伯序說：「每見于詩，于文，于四六，未嘗屬稿。和鉛舒紙，一筆寫就，心手相得，勢若風雨。孝伯從旁鈔寫，輒笑謂曰：「錄此何爲！」間從手掣去。良由天才超絕，得之遊戲，意若不欲專以文字爲事業者。」

他在取得科名方面頗順利。宋史本傳云：「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據孝伯序爲紹興癸酉歲），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這樣就以二十三歲的少年，成爲當時衆所艷稱的三元及第。宋 吳曾能改齊漫錄卷十六曾記載這樣一件事：「去年今日（詞略）」，此陳濟翁 驀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伎有歌此至「金杯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爲之搖顫者數四。坐客皆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孝祥竟不覺也。」可以想見他在十餘年後，對此還是很得意。可是在當日卻因此惹出一場災難。

周密 齊東野語卷十三：「紹興二十四年，總得（祁）之子安國，由鄉薦得對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埴爲冠。埴試浙漕南宮皆第一。先傳臚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既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爲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喏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耶！」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對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佔卻。」四朝聞見錄所載基本相同，最後說：「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佔斷」，蓋嫉之也。」秦 檜爲何嫉孝祥，顯然由於他的孫子秦埴沒有奪得狀元關係。檜爲此事是煞費苦心的，早在去年八月秦埴會試兩浙漕司，檜曾撤去不聽話的主考而另派別人。及禮部復試和廷試前，檜在人事方面都有所安排，不意功敗垂成，他怎得不惱羞成怒呢（七）？

這時胡寅以「譏訕朝政」罪被遠斥新州。檜把孝祥擢狀元事跟胡寅聯繫起來，已流露將借詞

陷害張祁父子之意。據宋史本傳說：唱第後，檜親黨「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譜傳亦云：「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飛忠勇，天下共聞，一朝被謗，不旬日而亡……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當亟復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義，播告中外……秦相益忌之。」於是迫使右正言張扶誣祁與胡寅勾結，有反謀。次年九月逮祁下大理寺鞠治。幸其年十月檜死，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到十一月乙丑張祁才得出獄。宋史本傳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八）

### （三）雖富貴、忍棄平生荆布

上面提到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由於泳係檜黨，「不答」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他所以不答似不僅單純爲此，還有一段難以告人之隱，就是早與一位李氏同居，並且已經生了長子同之。

關於同之是否孝祥之子以及于湖詞念奴嬌（風帆更起）和兩首木蘭花慢（送歸雲去雁）、（紫簫吹散後）等有無本事，這是文獻無徵、向難索解的問題。

自一九七三年文物第四期刊出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一文，介紹文物中有同之夫婦墓誌各一方。這對肯定孝祥和同之的關係是個難得的重要資料，可惜墓誌除提到同之生母爲



李氏外，關於孝祥與李氏一段因緣的始末，仍然毫未透露。後來筆者偶然把上述三首詞跟有關孝祥生平的一些資料聯繫起來考慮，因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現簡述於下：

建炎以來，金兵屢次南下。江淮之間居民，多數渡江避難，這裏包括有張孝祥和同之的生母李氏。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孝祥「領鄉書」，才十六歲。其與李氏相愛經過無從懸揣，但二人發生夫婦關係，可能即在此年或更早幾個月。年輕早熟，十五六歲有個情侶，原不足為怪，但究竟不是正式婚姻。尤其張祁出獄以後，想到為拒婚觸怒了曹泳，不無餘悸。在不宜將與李氏同居關係公開出來的情況下，商量結果是另娶表妹時氏為正室，好共同把前此一段風流韻事隱瞞起來。這一迫不得已的辦法，似得到李氏的諒解。於是在紹興二十六年的重陽前一日，孝祥由建康送別李氏回到原籍桐城縣（即漢桐鄉舊地）。這時同之已經十歲。再從有關張同之的傳說推測，李氏回鄉，似以要學道為名，定居於浮山附近。此山的壁立巖有天然石閣，供道教祖師真武像。巖自北宋已有張公巖之稱，後人不察，竟謂由於同之棄官辭家隱於其中，辟穀僊去（見和州志及浮山志）。但據同之墓誌，他是卒於官舍的。

請看孝祥為此而寫的幾首詞，現將念奴嬌一首鈔在下面：

風帆更起，望一天秋色，離愁無數。明日重陽尊酒裏，誰與黃花為主？別岸風煙，孤舟燈火，今夕知何處？不如江月，照伊清夜同去。

船過采石江邊，望夫山下，酌水應懷

古。德曜歸來，雖富貴，忍棄平生荆布！默想音容，遙憐兒女，獨立衡皋暮。桐鄉君子，念予憔悴如許！

據「望夫山」和「遙憐兒女」等語，知送與被送者有夫婦關係；但又說什麼「雖富貴，忍棄平生荆布」。棄，就不是一般離別了。上片從江邊一片秋色離愁寫到人的思維活動，暗想李氏明日已成爲無主的黃花，連今宵也不知飄泊到哪裏，自恨不如江月還可以隨人同去。換頭設想李氏船過采石磯，會因望夫山的傳說而聯繫到自身的遭遇。接着寫自己此時的心情，剛得富貴，怎忍就拋棄向來甘苦與共的孟光！風帆已遠，暮色蒼茫。他猶獨立江皋悵望着李氏和同之。如此負心，實非得已，因而希冀桐鄉的士大夫們予以曲諒。全詞每協一韻各自成段，層層遞進，沉痛地表達其無可奈何的心情。

不忍棄終於棄了，這在情感上是多麼難堪。兩首木蘭花慢（詞長不錄）協韻相同，大約都是在送別後不久寫的。「送歸雲去雁」一首從別時痛苦寫到別後情懷，「紫簫吹散後」一首用了一些夫婦生離死別故實，由追維往事寫到相見無期，充分表達了遣返李氏後自己心情上的痛苦。前人欣賞這兩首詞，由於不明本事，只能從字面上去評價。如楊慎詞品卷四說：「清麗之句如『佩解湘腰，釵孤楚鬢』，不可勝載。」賀裳皺水軒詞筌卻說「升庵極稱張孝祥詞而佳者不載，如『醒時冉冉夢時休』（與原句有出入）、『擬把菱花一半，試尋高價皇州』，此則壓卷者也。」爲何這幾句算得

是壓卷，也沒有說出個道理來。現在卻有條件更爲確切地去理解這兩首和其他有關的詞了。

孝祥娶正室時氏疑即在遣返李氏後不久。時氏在臨安病故，約在紹興二十九年（一一五九）以前。譜傳載孝祥卒時有子曰太平「方髻年」，當係後娶者所生。同之墓誌稱以孝祥致仕恩授承務郎，則其時與李氏關係當已公開。

#### （四）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孝祥娶時氏那一年，官不過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但接連遷陞，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除起居舍人，次年又兼權中書舍人。文集卷十有廬偶成詩云：「簾幕垂垂燕子風，宮花春盡翠陰濃。日長禁直文書靜，寶爇時時一拆封。」這是他當日生活的寫照。但就在本年八月，他竟被汪澈所劾罷。先是孝祥與汪澈同爲館職，修先朝實錄。澈老成畏禍，務在磨棧；孝祥年少氣銳，欲悉情狀，往往凌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爲了報復宿怨，首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之下」，請「速從竄殛」。此案並牽連其親故多人同被處分。究其所劾者類皆不實或誇大之辭，欲加之罪而己[27]。

高宗詔予孝祥外任而本人乞宮觀，乃以孝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秋歸蕪湖，舟行江中作多麗詞云：「景蕭疏，楚江那更高秋。遠連天、茫茫都是，敗蘆枯蓼汀洲。認炊煙、幾家蝸舍，映夕

照、一簇漁舟。去國雖遙，寧親漸近，數峰青處是吾州。（下略）

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除知撫州。宋史本傳稱其「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譜傳更舉一事例，略謂：臨川詰卒搶劫兵器庫，孝祥單騎馳赴軍中平亂。首先安撫了聽命的衆卒而斬其倡亂者，結果闔城晏然。又文集曾節錄其在撫州禁止出售假藥的禁榜。從這兩件事可以略見孝祥的應變之才和對人民的關心。但他在臨川約僅一年，又被落職離開。

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的秋冬，孝祥閒居，時往來於宣城、蕪湖間。此年九月，金主亮大舉南下侵宋。十一月初八日，虞允文集合王權潰卒與金兵會戰於采石，大敗之。此役是宋金對抗中關鍵性的一戰，完顏亮被阻不得渡江，東下到揚州爲部下所殺，南宋小朝廷才得轉危爲安。孝祥聽到這一勝利喜訊，以激動的心情寫了一首水調歌頭聞采石戰勝，全詞如下：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何人爲寫悲壯，吹角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鉤。曠喜燃犀處，駭浪與天浮。

憶當年，周與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猶在，功業故優游。赤岸磯頭落照，淝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

中流！

據韓元吉水調歌頭和龐佑甫見寄有「坐想敬亭山下」、「相對兩詩流」等句，知張龐時同在宣城。孝祥這首和詞一起抒寫聞捷的喜悦，「剪燭看吳鉤」等句表達了自己從戎衛國的豪情壯志。換頭

歌頌虞允文卻敵制勝的勳業，比之於周瑜和謝玄。這年虞已五十二而孝祥才三十，說虞春秋鼎盛，也就顯得自己更是年少有爲。接着寫赤壁、淝水這兩個古戰場的愁人景象，亦即暗示江淮失地尚待恢復。最後以「乘風」、「擊楫」兩語作結，豪邁有力，尤見作者壯懷激烈和憂國熱情。

### (五) 忠憤氣填膺

采石大捷，宋軍民都受到很大鼓舞。孝祥除和龐佑甫詞外，還寫了辛巳冬聞德音七律二首。這時高宗起用張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請高宗進駐建康。孝祥想象將見「翠蹕春行天動色，牙檣宵濟海無波」的盛況，但以「小儒不得參戎事，剩賦新詩續雅歌」爲憾。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初五日高宗到建康府，張浚人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二月初六日，高宗又還臨安。孝祥當即在此期間赴建康在浚幕作客，所見所聞，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有一天在張浚宴客席上寫了一首著名的六州歌頭（107）：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

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騫，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長南望，羽

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這首詞一開始就指出長淮千里，關塞已經蕩然無存。征塵暗淡，霜風淒緊，更增戰後的悲涼。因而追懷往事，慨歎中原淪陷，洙泗膾脛。接着指出強敵只隔一水，獵火照江，笳鼓驚心，形勢仍岌岌可危。換頭抒發自己的懷抱，空有雄心壯志而時不我待。懦怯的統治者按兵不動，議和的使者絡繹於途。像這樣委曲求全，苟安誤國，試問何以爲情？最後舉出淪陷區人民向往祖國，殷切希望恢復的事實，揭露忍辱求和是多麼違反人民意願，使人感到無比憤怒。這首詞不僅表達了作者的滿腔悲憤，更有力地鼓舞和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據朝野遺記載：「歌闋，魏公（浚）爲罷席而入。」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但事實上高宗只圖苟安，所以孝祥仍然是「小儒不得參戎事」，到閏二月中旬只好又回到宣城去了。

隆興元年（一一六三），孝祥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以五月到任，次年二月赴召。平江即今蘇州，當時倚爲臨安屏障。孝祥扶植善類，抑強暴，庭無滯訟。在短短幾個月內，做了不少有益於人民的事，如上疏乞不催兩浙積欠，屬邑有大姓煮海囊橐爲奸利，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斛，次年即以此粟賑濟吳中饑荒。

隆興二年（一一六四）二月，孝祥以張浚薦召赴行在人對。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又兼領建康留守。這時孝宗因和議不成復詔張浚視事江淮。孝祥奉命後，在赴建康劃

「利害裏首先奏陳：「臣今來起發，欲先往鎮江府措置事宜訖，即至建康交割職事，就令本府以次官時暫權管，卻往兩淮。將來若有邊事，亦許臣往來措置。」（以下尚有請准訪問才能；按劾州縣官吏及奏報徑投御前等條）可見他爲了抗金軍事措置是如何爭取時間積極去辦。不過在和戰兩派激烈鬥爭中，孝宗也就舉棋不定。由於湯思退的黨羽尹穡、錢端禮、王之望等的竭力詆毀，四月張浚罷判福州。這樣，孝祥就不得不去。約在半年後，他亦被劾爲浚黨而落職了。

孝祥罷建康留守後，便回到蕪湖。乾道元年正月，寫了一首滿江紅于湖懷古。元吳師道吳禮部詩話說：「于湖玩鞭亭，晉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溫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誤……張安國滿江紅（詞略），雖間採溫、張語而詞氣亦不在其下。嘗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這首詞是借王敦反晉事來抒發自己對南宋王朝寄託的希望，故有「看東南、佳氣鬱葱葱」等語。

### （六）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六月，張孝祥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按湯思退已於去年落職永州居住，行至信州憂悸而死，故孝祥得復官。

根據文集現存詩詞，得知孝祥此次赴任係由蕪湖取道今江西、湖南轉往桂林。陸行至衡山

改舟溯湘江，以七月初七日過永州到達任所。

宋史本傳稱其「治有聲績」。公暇與交游時相唱和，其水調歌頭桂林中秋作有「老子興不淺，聊復少淹留」等句。同調另一首帥靜江作一起用杜甫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而結以「莫問驂鸞事，有酒且頻斟」，足見此時確確實實興復不淺。不過到「重陽時節」，他寫了一首柳梢青蔣丈粟兄趨朝錢丈如橫槎宗丈如古藤孝祥置酒作別賦此以侑尊，便有「一杯莫惜留連，我亦是天涯倦客」等語。尤其滿江紅思歸寄柳州林守表現歸思很濃，詞云：

秋滿離原，瘴雲淨，曉山如簇。動遠思，空江小艇，高丘喬木。策策西風雙鬢底，暉暉寒日朱欄曲。試側身回首望京華，迷南北。

思歸夢，天邊鵲；游宦事，蕉中鹿。想一年好處，砌紅堆綠。羅帕分甘霜落齒，冰盤剝芡珠盈掬。倩春纖縷膾擣香盞，新篔簹。

「羅帕」一聯，楊慎詞品卷四曾舉爲「詠物之工」例句。孝祥身在遠郡猶回望京華，說明思歸不僅是爲了懷念江南風物。當然，思親也是原因之一，例如說：「家住楚尾吳頭，歸期猶未，對此驚時節。」（念奴嬌欲雪呈朱漕）「不因尊鱠，白頭親望真切。」（念奴嬌再用韻呈朱丈）次年春三月行廣右道中，作七絕二首（文集卷十一）有「啼鳥一聲家萬里」及「勸歸啼鳥意諄諄」等句，仍流露思歸情緒。

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六月，孝祥罷靜江府，代之者張維（仲欽），原爲廣西提點刑獄公



事。餞別席上，孝祥詩有「伏櫪壯心猶未已，須君爲我請長纓」句（文集卷七），可略見其懷抱。

孝祥約以六月下旬離開桂林，三日過興安，遂泛湘江北歸。便道游浯溪，勾留約旬日。七夕又抵衡陽，十五日登祝融峰。嗣自長沙經湘陰，以中秋日到達洞庭，亭午繫舟屈原廟下。是夜「天無纖雲，月明如晝」，於是盡卻隨從而獨登金沙堆。今集中猶存當時所作記、賦、祭文及古體詩多篇，其念奴嬌過洞庭一詞，尤爲後世所傳誦。詞云：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孝祥自來靜江，思歸之情時見於文字；但對於「以言者罷」則似未能釋然。歸途初尚游興甚豪，及過長江，又有如下一些詞句：「一葉扁舟，誰念我，今日天涯飄泊。平楚南來，大江東去，處處風波惡。」吳山何地，滿懷俱是離索。「念奴嬌星沙初下」落日孤雲歸意促，小倚蓬窗，寫作思歸曲。「蝶戀花行湘陰」字裏行間，交織着隻身漂泊和世路崎嶇的感慨。在念奴嬌這首詞裏，則更突出自己的高潔，以見言者之無端毀謗。故有「表裏俱澄澈」、「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等語。宋魏了翁跋此詞真蹟云：「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特，方其吸江斟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